

A photograph of a polar bear and its cub in a snowy, icy landscape. The adult bear is sitting and looking towards the right, while the cub is sitting in front of it, looking towards the camera. The background shows a vast, flat, snowy expanse with some ice formations under a clear blue sky.

雪的练习生

[日] 多和田叶子 著

田肖霞 译

多和田叶子 著

田肖霞 译

雪的练习生

吉林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雪的练习生/(日)多和田叶子著;田肖霞译.--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12.7

ISBN 978-7-5472-1152-6

I. ①雪… II. ①多… ②田… III. 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79422号

YUKI NO RENSHUSEI by Yoko Tawada

Copyright© 2011 Yoko Tawada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in 2001 by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 Ltd.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 Ltd. through Owls Agency Inc., Tokyo.

中文简体字版权专有权属吉林文史出版社所有
吉林省版权局著作权登记图字: 07-2012-3762号

雪的练习生

XUEDELIANXISHENG

著 者/[日]多和田叶子

译 者/田肖霞

出 版 人/徐 潜

选题策划/袁一鸣

责任编辑/袁一鸣 高原媛

封面设计/胡 枫

责任校对/李洁华

装帧设计/张红霞

出版发行/吉林出版集团

吉林文史出版社(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

网 址/www.jlws.com.cn

印 刷/长春市利源彩印有限公司

版 次/2012年9月第1版 2012年9月第1次印刷

开 本/850mm×1168mm 1/32

字 数/180千

印 张/7.5

书 号/ISBN 978-7-5472-1152-6

定 价/25.00元

直销电话/0431-86037500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431-86037598

序言

作家披上熊皮

田青霞

说到作家笔下的熊，不免想到约翰·欧文的《新罕布什尔旅馆》。故事中有真熊，也有人扮成的熊。熊在其中宛如一种象征，代表着不用言辞的直接交流。熊饿了就吃，怒了就打。当熊的世界（不论真熊或假熊）和人的世界交错，两个世界从此染上了几分怪异的色彩。欧文似乎偏爱熊，他成名的《盖普眼中的世界》嵌套了一则精彩的短篇，同样有熊出场，另一部长篇干脆叫做《放熊归山》（Setting free the bears）。

熊，这样一种多出现在欧美童话中的巨大生灵，看来很适合爱讲荒诞故事的男性作家。让我意外的是，又有一位日本女作家把熊引入她的笔端。作为译者，接触多和田叶子的作品之前，我没有读

过她的书。虽然不时浏览日本书评网站,也通过各种渠道从日本买书,涉猎仍有局限。承蒙同是日文译者的吴菲牵头,才有了翻译《雪的练习生》一事。对我来说,是一场奇妙的邂逅。

多和田叶子“很文学”。这样说,似乎对时下流行的各位日本作家有些不敬,但新一代作家们的日语,即便在我这个外邦人眼里,也不复老一辈的古雅。从网上不难得知,多和田叶子是双语作家,大学时代研读法语,如今则用德语和日语写作,她不仅写小说,也写诗。我心下恍然,诗人写小说,句子感觉自是不同,何况是游走在双语之间的诗人呢。

闲话到此,还是说回《雪》这本书。篇幅不长,11万字凝缩了一家三代北极熊的经历,分别是熊外婆、母熊托斯卡和儿子克努特,叙事声部都是第一人称,除了第二部的“我”是托斯卡的女驯兽师厄休拉,前后两部都以熊的角度书写。

第一部“外婆的退化论”,“我”,也就是后来成为外婆的北极熊,此时还没有生下托斯卡,生活在解体前的苏联,每天出席各种冗长的会议。这段颇有童话色彩的故事中,北极熊作为北极的少数民族,俨然享有和人相同的地位。但自从女主角熊开始写自传,原本稳固的生活便有些摇摇欲坠。她不无讽刺的口吻折射出当时的苏联社会的种种僵化,后来她因为自传带来的压力逃亡到西德,却发现那儿

也不是想象中的天堂，之后再度流亡，去了加拿大。

第二部“死亡之吻”发生在东德。女驯兽师厄休拉在 40 多岁遇到名叫托斯卡的北极熊，那是她一生的顶点。厄休拉在梦中答应替托斯卡写一份自传，作为练笔，她先从自身写起。我们由此窥见一个热爱动物的女孩如何历经战争和各种失败，情感上的事业上的，最终她成了驯兽师，在财政捉襟见肘的国营马戏团，试图和托斯卡一同演绎让观众忘却呼吸的舞台。马戏团游离在社会之外，仍不免折射出大众生活的变迁。厄休拉的回忆呈现的不仅是她自身，也是柏林墙倒塌之前的东德缩影。

如果说前两部背负了家国和历史的重负，第三部显得轻快许多。克努特实有其熊，它曾是柏林动物园的明星，不幸在 4 岁亡故。对照纪录片电影《克努特》，不难看出作者借鉴了这部影片，考虑到她居住在德国，很可能多次实地见过克努特。多和田叶子是一位严肃而有野心的写作者。故事发展到第三代北极熊，她再度让自己钻进熊的皮囊，清晰地勾勒出小熊从心智未开到逐步成长的整个过程。读来不仅有趣，而且伤感。克努特没见过妈妈和外婆，它的世界只是动物园的小小天地。和长辈们相似的是，它也有“作秀”的职责，每天到动物园看克努特的人们，同时也被他看，被他观察。读者得以借着多和田叶子强韧的想象力和精确的笔，站到了动物园隔栅的

那一头。这绝对是一种奇特的体验——变成一只熊。文字的妙处就在于消解一切可见和不可见的疆界，让思维驰骋在未知之地。

多和田叶子的文字观念是世界的，骨子里仍有日本作家的沉郁。初读这本书和后来逐字翻译的过程中，常有种难言的哀伤弥漫心头。也许是因为熊。欧文笔下的熊，多和田笔下的熊，虽然相互间并无可比性，最终都是厚重得化不开的悲哀叙事。人间有那么多比小说还荒诞的真相，以至于作家们只好披上熊皮，用隐喻和传奇讲述他们的感悟。

目 录

序言 / 1

外婆的退化论 / 1

死亡之吻 / 67

想北极的日子 / 150

外婆的退化论

有人挠我的耳朵背后和胳肢窝，我痒得受不了，蜷起身子，在地上打滚，可能还哈哈地笑了。我屁股向天，藏起肚子，弯成一弯新月。当时我年纪尚小，所以即便四肢着地，毫无防备地撅着屁股，也意识不到会有遭遇袭击的危险。不仅不感到危险，我还觉得自己的肛门把整个宇宙陆续吸了进去，从肠子里感觉到了宇宙。你可能会笑我，“一个长毛的婴儿”竟然拿宇宙说事。事实上，我不过就是个“长毛的婴儿”。因为长了毛，即便全裸，身上也不是光溜溜的，而是毛茸茸的。我的握力也就是力量很发达，但我不擅走路，说是走，更像是踉跄着偶然往前蹭那么几步。我的视野罩着一层蒙蒙的雾气，耳中是空空的回响，就像在洞穴里听到的声音，活下去的渴

望集中在指尖和舌尖。

对母乳的记忆还留在舌头上，所以我只要含住他的食指吮吸，就感觉踏实。他的手指长着鞋刷一样的硬毛。他在我的口腔里拨动手指和我玩。要是我玩厌了站起来，他使用整只手掌按住我的胸口，和我摔跤。

我玩累了，双手往地上一擦，下巴搁在手腕上，等着开饭。有时我想起他只让我舔过一回的蜂蜜的滋味，用舌头舔舔嘴巴。

有一天，他把一个奇怪的东西绑在我的后腿上。我使劲蹬腿，想把那玩意儿甩掉，但那东西被绑得紧紧的，弄不下来。接着我的手感到一阵刺痛。我飞快地抬起右手，然后马上抬起左手，身子往前一摔，我不由得重新用双手支地。手一着地就疼，我狠狠一推地面，借着反弹向后蹦，刚站起来几秒钟，又向前歪倒，左手杵在地上。触及地表的左手火烧火燎地疼。我慌忙把自己撑起来。这样的情形重复了好几次，不觉间，我已经稳稳地用双腿站住了。

写文章是一种感觉诡异的行为，每当我这么定睛瞅着自己写下的文章，脑袋里就会一阵扰攘，不知自己身在何处。我走进了自己写下的故事，已经不在“此时此刻”。我抬起眼，呆呆地眺望窗外，终于重返“此时此刻”。不过，“此时此刻”究竟是哪呢？

夜深了，从宾馆窗户往外看，宾馆前方的广场像一个舞台。路

灯的亮光在地面照出舞台脚光般的圆形。有只猫斜刺里横穿过那道圆光。没有观众。四下一片寂静。

那天有个会议，会后，所有与会人员被招待了一顿大餐。我回到宾馆房间，先咕嘟咕嘟地喝了一通水。牙缝里留有油浸鲱鱼的味道。我照了镜子，发现嘴巴周围有圈红色污渍。可能是红甘蓝。我不喜欢吃根类蔬菜，不过遇上漂浮着一圈圈油花的深红色罗宋汤，我就会被肥美的肉味儿吸引着有滋有味地喝下去。

我往宾馆的床上一坐，压扁了床垫，底下的弹簧吱吱作响。今天的会议并没有特别之处，但以前从未回顾的幼时记忆忽然在今天涌上心头，或许是因为这次的议题：《自行车在我国经济方面的意义》。大家在会上都没怎么发言，因为，让艺术家们与会讨论国政的做法可能是个陷阱，只有我一如往常，敏捷优雅地举起放在胸前的右手。我有意识地让自己的动作舒展而不拖泥带水。与会人员的视线一齐集中在我身上。我习惯受人注目。

我的上身贴着一层软膘，外覆最高级的雪白毛皮。我的块头格外巨大，只稍微挺胸举手，便有妩媚的香气像光的微粒般散开，香气覆盖了四周，让我周围的生物乃至桌子墙壁都在一瞬间暗淡下来，消退成背景。我的毛皮呈现闪闪发亮的白色，说是白色，却并非普通的白，而是能让阳光穿过的通透的白。太阳的热量穿过这片白色抵达皮肤，被我小心地储存在皮肤底下。这是我那些在北极圈幸存

下来的祖先赢来的白色。

发言最重要的是让议长点到自己的名字，为此有必要抢先举手。很少有人能在会议中比我快地举起手。曾有人讽刺地说：“你真爱发言。”我回答：“发言是民主主义的根本。”但我在今天不禁意识到，自己条件反射地举手并不是出于我本人的意志。意识到这一点，我的胸腔不断作痛。我努力赶走那阵痛楚，恢复了镇定。

如果把议长微弱的一声“请”作为第一拍，第二拍则是我清晰吐出的“我——”，大家在第三拍屏住呼吸，我在第四拍有力地接下去说：“——有个看法。”只要像这样，表面不着力，暗自坚定地往下讲，就能顺利打出好球。

虽然并不是在人前跳舞，我却有种跳舞的感觉。我在椅子上晃着腰，弄得椅子吱吱作响。人们看呆了，心神激荡，忘却自我，也忘了自己的任务和身份。男人们尤其严重，他们耷拉着嘴唇，仿佛牙齿化作冰淇淋，舌尖则开始融化成口水，就要从湿润的嘴唇滴落。

“自行车是人类过去的发明中最优秀的工具。自行车是马戏之花，是环保政治的英雄。我想，在不久的将来，全世界各大城市的中心将不再有汽车的存在，而是到处充斥着自行车。不仅如此，只要把自行车连上发电机，大家不只可以在家锻炼身体，还能在自己家发电。如果人们骑自行车去朋友家，就不再需要手机和电子邮件。就是说，自行车以外的机器全都沒用了。”

有几张面孔阴沉下来，他们的担忧肯定是因为必须卖机器赚钱。我不断加强语气说道：“洗衣机也没用了，因为可以骑车去河边洗衣服。暖气和微波炉也没用了，因为可以骑车去山里砍柴烧。”这时有张面孔粲然一笑，但多数人愈发脸色惨淡。管他呢，管他呢。这种时候我不用焦躁，只要摆出悠然的姿态，装作没看见大家的反应，继续往下讲，让心里浮现成百上千名观众喜盈盈的面庞，我的声音让他们听得出神。这儿是马戏团。天下的会议都是马戏。

议长仿佛受不了让我独舞，干咳一声，接着看向坐得离他最近的小胡子政府官员。说起来，他俩刚才一道进的会议室，大概是熟人吧。这又不是葬礼，官员却穿件黑西装。此人瘦得像一枚钉子，他也不举手，径自开口说道：“崇拜自行车，否定汽车，是出现在荷兰等西方国家局部地区的颓废派和感伤主义。我们应该朝正确的方向发展机械文明，增加衔接住家和上班地点的交通手段。如今有些人产生了误解，觉得只要有了自行车，就能随心所欲地去想去的地方，这是种危险的倾向。”我举起手试图反驳，议长宣布：“现在午休。”我一下子跑到屋外，没和任何人聊天。其实我没必要跑出来，但我只要听到休息铃响，就会像个小学生似的往外跑。

幼儿园的时候，我常常像这样跑到外面，独占院子的角落自个儿玩耍。就好像那地方有什么特殊意义似的。那是片潮乎乎的背阴地，无花果树下经常丢着垃圾，所以没有孩子靠近。偶尔有孩子从

背后逗我，我就把他整个人举起来往前一扔，吓对方一跳。我的个头和力气都大。

孩子们在背地里喊我“尖鼻子”或是“雪娃”。有个孩子把这事告诉了我。我不知道他和我说这些是出于好心还是恶意。我并不知道别人怎么看我。不过，我在知道这些外号之后才意识到，只有我的鼻子形状和毛色与别人不一样。

我看到开会的房子旁边有片摆着雪白长椅的游乐园模样的空地，朝那边跑去。长椅对面有条小河，柳树的树梢仿佛百无聊赖地轻触着河面。我定睛望去，发现枝头绽出了许多嫩绿的芽。脚下的土地从内部开始变得松软，番红花斜斜探出黄色的脑袋嬉戏着，像一群比萨斜塔。我的耳朵眼开始发痒，但我不能挠。以前站在舞台上时，我牢牢地遵守着这条规矩，所以现在也不愿挠耳朵。

耳朵痒不一定是耳垢。原因可能是花粉，也可能是鸟儿们不断啄起散落在高音区的十六分音符造成的颤音。桃红色的春天一下子到来了。春天到底用了什么诡计呢？它带着这么多的鸟和花，以迅猛的速度来到基辅。莫不是在好几周前偷偷准备的？还是只有我一直拖着自己身体里的冬天，没注意到春天的来临？我不擅长谈论天气，所以很少和别人闲扯。对了，布拉格的春天也突然来了。我感觉心脏怦怦直跳。说不定我身上也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而没有意

识到这一点的只有我一个。

冻结的地面隆起，鼻子里面痒丝丝的，鼻涕滴溜下来，眼睛周围的黏膜泛肿，渗出泪水。这就是春天。春天是伤感的。有人说，每到春天人就会重返青春，但重返青春让我想起一大堆孩提时代的往事，回忆变成重负，我反而因此显出老迈。我在会上飞快地举手显示本领，自我感觉不错，这种时候就挺好。也许我不该知道自己为什么能够飞快地举手。

我并不想知道。虽然不想知道，可是洒出的牛奶回不到杯子里。牛奶直扑鼻孔的香甜气味渗入桌布，我想在春天哭泣。幼时的记忆像蜂蜜，有种扑鼻的甜。但如果把那份甜加以浓缩，就会变得苦涩。我没有关于母亲的记忆。母亲究竟去哪里了呢？一直是伊万给我吃的。

当时，我还不知道怎么称呼身体的那个部位。那地方疼得像火烧似的。我一惊，收起那个部位，疼痛随即消失。但我没法一直保持平衡，又往前倒。刚碰到地板，疼痛又出现了。

当伊万的腿撞到柱子，或是被蜜蜂蜇到，他会喊：“好痛！”这种情况我见过好几次，所以勉强能理解“痛”的感觉。可我以为，疼痛的不是我本身，而是“地板痛”。因为只有地板的变化才会让疼痛消失。

地板痛，于是我用双手在地上一撑，立起上半身，但身体又回到原来的四肢着地。接着，我更加用力地一撑，挺起胸膛站住，脊背弯得像一张弓。这是为了不让前脚重新落在地上。我的身体弯得太厉害，踉跄着倒向斜后方。就在不断重复这一系列动作的过程中，我能够用双腿站稳一段时间了。

会议结束，聚餐也散了，我回到宾馆房间，写下自己回想起来的事，直到刚才的一段。也许是因为不习惯写东西，倦意落在头顶，我写着写着就睡着了。第二天醒来，我有种一下子上了年纪的感觉。人生的后半程就此开始。如果用长跑打比方，自己现在恰好到了折返点。接下来要往出发点跑去。等我回到苦难的发源地，苦难应该会终结。

那时，伊万经常为我做吃的。他打开罐头沙丁鱼，用擢钵捣碎，混在牛奶里。我在房间的角落大便，他也不碎碎念，而是拿了小扫帚和簸箕过来帮我清理掉。伊万爱干净，他每天一次用软管往地板上喷水，用大刷子擦洗。有时他还把软管对着我，往我身上浇水。我最喜欢他用冷水浇我。

伊万闲下来就坐在地板上，拨动吉他唱歌。含着伤感的调子有时会遽然一转，变成让人想翩翩起舞的节奏，然后又回到最深的悲

哀。我专心地听着，油然生出想去遥远国度的念头。那个我从未去过的国家扯着我的心，几乎将它撕碎。

当伊万和我视线相接，他会忽然走过来紧紧地抱住我，有时还蹭我的脸。还有些时候，他会挠我的痒痒，倒下来趴在我身上。

回到莫斯科，我在从宾馆偷拿的便笺上继续往下写，可是写到这里就怎么也写不下去了。我反复地写同一段，就像在反复涂改同一段时间。这让我心烦意乱。回忆涌来又退却，就像波浪涌来又退下。下一道涌来的波浪和前一道浪几乎一样，但如果仔细看去，两者有细微的差异。我不知道哪一道波浪是真实的，只能一次次写下同样的事。

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不知道“那件事”的究竟。我一次都没到过笼子外面，所以没法从其他角度观望我自己的这个舞台。哪怕只出去一次，我肯定能瞧见伊万把柴火放进笼子底部的炉灶，从我平时待的位置看不到那东西。我还会看见放在稍远处的黑色唱机，上面伸出硕大的郁金香^[1]。当笼子的地板开始发烫，伊万把唱针放在唱片上。铜管乐从机器里响起，划破空气。手心的疼痛让我站了起来。

[1] 这里指的是唱机喇叭。